



粉领一族情感系列

FEN LING YI ZU QING GAN XI LIE



同居的男人 要离开

洛艺嘉 著

她不善言谈
静静倾听的她却能在
短时间内完成酿造
——进去的是水
出来的是酒
千万别在她面前讲故事



中国电影出版社

I粉领一族 情感系列



同居的男人要离开

洛艺嘉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62390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居的男人要离开/洛艺嘉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9.9
ISBN 7-106-01534-2

I. 同… II. 洛…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0151 号

书 名	同居的男人要离开
作 者	洛艺嘉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4 字数/223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6-01534-2/I·0241
定 价	18.00 元



洛艺嘉

洛艺嘉，原名解燕喃，70年代出生，90年代大学毕业。初中时因常写检讨书而被发现写作才能，高中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写歪诗，画怪画，研究问题爱情；
学新闻，做记者，走过山山水水。



上大学时幻想的最浪漫的爱情就是深深地喜欢一个男孩子(最好也能被他深深喜欢)却不告诉他,即使看着他有了女朋友去结婚也不声张,等他终于知道了(最好用10年时间),一切只剩下无奈和叹息。但这时的我仍爱他

无悔。在子弹(或列车)终于向他冲来的这天,我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挡住了一切。我微笑着死在他的怀里,死前轻轻地对他说“我爱你”或者什么也不说,只脉脉地注视着他,也被他脉脉却痛遍心肺地注视着。这种爱情态度使得我小说中的爱情是纯洁的、唯美的、悲伤的。他们常常是相恋3、4年了也只是牵牵手。有的甚至互相凝视了10年(每天在路上遇见)在躲不过去的那天才互相微笑着说了句“你好”。今天的天空已不是那时的天空了,今天的爱情也不是。而我,一个理想化的不能和现实世界平和相处的人的创作被人贻笑大方了。有人说我“风雪已至,而她穿着薄薄的夏衣在为爱情唱着可笑的颂歌”。创作是高于生活的,这个道理在我初中时我爸爸就告诉我了。可是,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我也想,我“高”出生活的这些创作是否已变成了空中楼阁,变成和琼瑶所描述的爱情一般虚妄和可笑(她还好,她描述的起码是十几二十几年前的爱

情啊)。在完成我的长篇小说《中国病人》后我终于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我执着于专一爱情的主人公其实是一个病人，而那些在爱情中摸爬滚打自由得了得的人也是病人（我的编辑也说我这本书是文学史上第一本全部人物——三个记者，一个大款，一个精神病院的大夫——为病人的小说）。他们有病是因为这个时代，这个变动得让有些人无法适应的时代，这个自由让自由的人无所适从的时代。而那些生活在来来往往的爱情中，花花绿绿的爱情中，盛开着枯萎的爱情（像我前几天养的荷花，一上午就完成了从盛开到凋落的全过程）中，深度放纵的爱情中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幸福吗？快乐吗？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走访了一些新潮人士，并开始了问题爱情小说的思考和创作。我发现他们当中有自以为水性杨花却在某一日迅速、可笑地“爱”上一个同性时才恍然大悟（自己以往爱上的原来并不是男人，不过是她胆怯、渴求被新环

境容纳的心想通过这个圈子中最出众的人而与大家沟通,而以往碰巧那些最出众的人都是男人罢了。)的柏宁;有发现自己的情人的情人是情人的情人终于忍不住尖叫并养成了尖叫习惯的茗涵;有只在爱情上糊涂,分不清今朝和往昔的何灵;有表面上很坦然却在被包养的生活之本末倒置的“我”;有逃避婚姻而与离婚的女人同居,而当发现这个女人把那个同居的地方经营得像个家时又想逃了的秦咏……

这是都市粉领情感生活的一个方面,看似丰富却苍白,无尽的欢乐后是无尽的空虚。而我,喜欢把这些变态或稍稍变态的人塑造成在茫然中仍追求纯真爱情的人。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没办法。

感谢使我这些文字得以结集出版的所有人。

洛艺嘉

1999年8月26日

目录 MU LU

粉领故事

占有.....	(3)
同居的男人要离开.....	(119)
底片.....	(178)
与男人的友谊.....	(192)
你是我的家.....	(218)
关于爱情的混乱记忆	(236)
变节.....	(264)
情人的尖叫.....	(290)
思想工作.....	(308)
下次的约会.....	(326)
少年的眼睛.....	(334)
吸氧.....	(350)



青春随笔

因为年龄.....(377)

你好.....(384)



粉
領
故
事

做都市河塘里的一朵莲，
开在半梦半醒之间。
做现实生活里的爱情女人，
写现实社会里的“问题爱情”。

占有

(一)

柏宁接到主任的寻呼后立刻往报社赶。她走进报社办公楼时头有些微汗，主任追呼的声音又响了。她穿过大厅直奔市场部，大家都已坐定，说就等着你呢。柏宁从幼儿园开始就生活在集体中，但不知从何时起她从集体中滑落出去，报社的活动她已经3年没有参加了，部门的活动也少到。她寻找理由从各种聚会中逃脱，大家也给她机会，不到要求部门的人全部到齐时他们是不会呼她的。

大家传阅四版一个征文的获奖名单。其实说传阅也不是，是主任说了“你们传阅看看”后众人没有反应，柏宁接过那三页纸，以免尴尬地和别人面对。她在脑中转了一转，一年来她写的文章少得惊人，她画版时也从未在自己的文章后面画上有“××杯新闻竞赛”名题花实广告的5×3cm的竞赛标志。题花广告是部门能提留最多钱款的一项。

几年下来，柏宁从报社领取的钱从医疗费（已从实报实销改为按工龄报销50—90%）、差旅费（现在记者出差大都是自己联系，对方负责吃、住、行一条龙）、取暖费（得自己申请）、部门活动经费（部

洛艺嘉



同居的男人要离开



门领导掌握)、广告提成等十几项减少到最后一张工商银行通存通取工资卡。截止上周五,柏宁已4年没到财务处去了。上周五她替主任去报销部门活动费,用复写纸填了两张报销凭单。财务主任愣了半天说:“报社成立15年来报销凭单可都是每式一份的。”

柏宁信手翻着获奖名单,奇怪的是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大家接着选先进。乙说丙吧。丙说你别笑话我了,我每年都被部门推荐上去,可每年都被社里拿下来,这人我可丢不起了,还是你吧。大家就说乙也不错。乙笑了,说我迟到早退跟领导打架报纸出错,还是甲吧。甲同样有自己不行的理由。三番五次也定不下来。又提丁,又提戊。最后主任说:“这项就算通过了,甲乙丙丁戊,甲乙丙丁戊,明天我一路念着去社长那,到门口时念到谁算谁。”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整装出发。

一个女人骑车险些撞到柏宁后骂了一句,柏宁回身时主任和甲乙正钻入一辆黄色夏利中。“你干吗冲那边站着?”甲说,“还以为你在前面的车里呢。”

“她故意的,”主任说,“等这辆车走了,她就自己溜了。”

主任既然这么说了,柏宁今天就不好再逃了。她不想再逃的原因还有她想请5天假去小城明惠。请假只是给主任个面子,他不同意她也是要走的,车票都已在她的口袋里了。她没有金钱概念,也懒得和报社有什么牵扯,要不凭她几年也没有报销的事实她是可以先说明让报社掏差旅费的,因为她去办的事不是说和工作一点关系也没有。



明天就要结婚了，乔南星总感觉自己不塌实。晚饭他没有胃口，没有吃东西，又感觉有点头晕，7点多就躺下了。迷迷糊糊睡了却睡到了那个好久已没有出现的恶梦里。他惊悸着醒来，克制着自己不要再睡去。他是个传统的人，所以他觉得结婚是一个关口，他因此就不能不回想一下自己的过去。但他得跳过红旗街那段噩梦，哪怕回到抚阳最困苦的那段时光。

他记得自己是在一个雨天跟杂技团离开家乡明惠的，魔术却没有变出他想要的糖果和美梦。

流落车站的他被工头招去做城市的清淤工作。第一次下井，当腐臭之气迎面而来时，他觉得自己被窒息了。他呕了一下，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他抬头望了望井口的那块天，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他15岁时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血腥过后他终于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可那里也能算个家吗？除了吵架，那里没有别的。他逃离了。没有担忧，没有牵挂，他需要的只是简单明了的日子，再脏、再苦他不怕。终于，对着腥黑瘫软的腐泥他不恶心了，他从井下爬上来时，只感觉到周围的世界闪着炫目的白光，晕惑而美丽。井口搭起的铁架旁悬着红灯，车辆和行人绕行。他看着他的同伴，他们身上粘着已干硬了的灰土，拍打时它们就飞扬在阳光之下；他们头发粘结在一起，面色枯硬，笑容善良。他们背弃家乡和土地是为什么呢？他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他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他奇怪地想到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群。



他仔细地计划每月的100元工资，（他刚出来那几年都不知有工资一说，人家管他吃住，他就觉得很满意），记分角的明细帐。他知道积蓄的重要，他想如果有足够的钱，也许就不会有红旗街的血案。每月一发工资，他先存起20元，再紧，也绝不动用。事实上，也没有动用的机会。

后来因为马长远，他从清洁队到了家具公司，每日目光所及由烂腥的泥变为光滑的木材。“它们被人们打制成各种样式，舒适而亲切……我们会闻到森林的香郁之气……”有一次他蹲着大便时看到他带去的准备用来擦屁股的一本破烂不堪的名为《阅兰》的书上有这么几句。文人真能做梦胡说，他心想，却记住了作者的名字：百合。那是他惟一可想象，他贫乏世界中鲜活的东西。但家具没有给他那么美妙的感受，他也想象不出森林的香郁之气意味着什么。

再以后他不用每天登车送货了，他甚至没有指派的活儿，只是跟在马长远身后走走。口中所食却丰美起来。他常常有恍惚的感觉：这是真事儿吗？他记得第一次和马长远在一个小馆子里吃饭给他的震动。当酱黄色的红烧肉在齿下裂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简直被美味的火山冲倒了。香浓醇厚，令他不能自持。几年了，他口中所食都是清汤寡水儿的白菜、土豆；更远的日子，是秣米和咸菜。“快吃菜呀。”马长远催他。“哦。”他答，他想再回味一下，回味一下是怎样闻到它，看到它，尝到它，及最后余香是否带着清晰的记忆把红烧肉的滋味封存起来。记住了，他暗暗咽了下口水，才把筷子伸向另一盘菜。那天他还认识了鱼香肉丝、古老肉、干烧鱼、蚝油生菜、酸辣汤，



但令他没齿难忘的还是红烧肉。晚上他久久不能入睡。世界在我身后是什么样子的？他想，光说这吃的，五菜一汤我都没吃过，看都没看过，听都没听过。我要一点点占有这世界，享受这世上所有的美味，千思万绪在破晓时才沉落到梦里。他梦到自己有了很多很多的钱。他还梦到了红烧肉，酱黄色的在他眼前堆成了小山。他刚想伸手去抓，梦就醒了。他有些懊丧，红烧肉的香味一上午萦绕在口中。他回房间找到钱，但红旗街的血案立刻迎面把他打倒。有一次家里买酱油少一分钱，他想起儿歌中所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就跑到路上去捡，可是低头走了两遍红旗街也没捡到他所需要的一分钱。“不行，不行。”他想，我得攒钱，只有手里有钱，日子才是踏实的。

25号他拿到了当月的工资：厚厚的一沓。他躲到厕所去数，500元！他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他又数了两遍，钞票在眼前飞旋、攀升，似要变出魔术来了。500元都能买些什么呢？我现在最需要什么呢？他就马上又想到了储蓄。他去银行开了个零存整取的户头，存进了350元。吃饭80元，买一件夹克30元，一条皮带12元，洗三次澡3元，坐一次公共汽车2角，到第二月25号竟还剩下22元8角。

他自觉是马长远身边一般的人，但马长远的妹妹，一个在明惠靠做运输起家的富姐马芳就是看上了他。说也怪，马芳看到他，她那一向朴实、严谨、到处构筑商业运机从没被儿女私情扰乱的心里突生出慌乱别样的情怀。马芳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好运。他去车站接